

## 半透膜

人必須成為半透膜，擁有自己過濾的本能，需要、不需要，甚至可以接受、不能接受，一如半透膜透過分子、離子大小或電荷決定它願意提供誰前進的通道。但更多時候，生命卻容不下選擇，或是你只能折衷選擇，沒有說不。

就像死亡。

年紀越大，就越明白凋零是必然，就像葉片總會由綠轉枯，但潛意識裡總是會執著去想，時間還早，或是再多給我一年就好，再多這一年我就會長大，變成不害怕死去，也不害怕遇見死亡的人。

但事實是，我即使多努力想過濾，這樣的必然總是會通過特殊通道，侵略我的人生、我的思考、我的情緒，並且，往往就像棒球的全壘打一樣，總是出其不意，卻又能長驅直入直到內心最脆弱的深處。

那是商院學餐還有許多店家營業的日子，一如既往地地下課、走下樓梯、推開玻璃門，在始終如一的那些選項裡猶豫不決。也一如既往地收到朋友傳來的訊息，大學生的日常不過如此：上課、下課、吃飯、社交與回覆手機訊息。

「妳知道振隆的事情嗎？」

我困惑地回對方一個問號，說怎麼了。甚至還打趣說，我太邊，所以什麼事都不知道。

想想也許是跟之前類似的消息，畢竟我所讀的國中是出了名專出流氓、太妹的學校，在那裡，聽到誰打架、誰蹺課、誰已經當媽，都不會太過意外，最多就是一句「真的假的」，但對上名字跟人，心裡也明瞭八九十分，驚訝不過是因為，畢竟在那個年紀，能想像到的事情，終究有限。

「他過世了。」

在對這句話代表的意義有所反應之前，我的思緒先一步帶我回到國三畢業前的那時候，在平常開大型典禮、運動才會到的體育館裡，學務主任的聲音忽近忽遠，我只聽得清「溺水」、「過世」、「七班」這些片段的詞彙。

夏天是戲水的季節，溺水的新聞總是層出不窮，那些於我，明明應該很遙遠。可是主任卻告訴我們，和我們一樣即將畢業的同學，因為玩水不小心溺水。雖然有人跳下去救他，但連救他的人都差點沒命，而那位同學，也當然是沒救回來。把大家忽然召集到體育館，是想告訴我們這件事，也想告誡我們畢業在

即，從事任何活動都務必小心。那是第一次，以為很遠的死亡，很近。

那時候的三年七班好幾天都有輔導老師到班上輔導，我在錯愕過後想著的是，還好我們班雖然狀況也很多，但至少大家都還好好的，蹺課、打籃球、捉弄同學或老師的這些日子並沒有改變。大概那時候，我還能過濾那些不真正與自己切身的悲傷。

但時至今日，十班的我們已經分散北中南各地，甚至有些人連班導師都失去音訊，重新連繫起我們所有人的，卻是一封死亡訊息，輾轉地透過不同人傳出去，A說給B聽，B說給C……兩年前、兩年後，我一樣錯愕，卻多了不可置信。

「聽說是騎車出車禍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在我記憶裡他總會提醒大家打球小心、騎車小心，雖然那時候騎車的人都是無照駕駛，包括他自己，但至少在我眼中他不是會「不小心」的人。

「我也不清楚是怎樣，反正就聽說騎車撞到，然後就這樣了。欸但我跟妳說喔，我昨天也有夢到有人出車禍。」

但我沒看到那個人是誰。

「你是想說你這預知夢嗎，我覺得不行。」

狀似打趣的回覆完，我卻是一個人坐在學餐長桌的角落，望著眼前大片透明的窗戶，眼前氤氳而起的不曉得是逐漸氾濫於眼中的淚，還是只是放在面前未動的撈麵過燙所致的白霧瀰漫。

在那一瞬間，我明白當年三年七班經歷的抑鬱情緒是什麼。有些悲傷不一定是因為你與他有多親密的關係，而是因為曾經一起經歷過太多事情，當那些回憶成為真正的回憶，悲傷便洶湧而至。在畢業之際總會笑稱有緣再見，那時候的我們都知道未來的交錯不再如昔，但總是會在心上掛記一筆參加同學會的可能，想像每一次見面每個人的遙想當年，或者是某些人的大幅改變。沒有人會在一開始就預期，人與人的互道再見，會是陰陽兩隔，無論是否曾經恨過、討厭過、熟稔過。

後來，我們開始聊起從前，彷彿想用這個方式盡力在最後回想關於那位同學的種種，儘管我們許久都不曾談起。

「我覺得我好像一瞬間治好失憶症，之前要講的時候都會想不起來，但現

在卻可以想起超多之前的事情。」

「我們老師說，人其實不會『忘記』事情，只是通常你缺乏喚醒腦中所存那些記憶的關鍵字，所以你以為自己忘了，但只是『想不起來』。」我的朋友是個修教育學程的體育系學生，他總是講一講可能就扯一點教育心理學，或是其他跟他所學有關的概念。

看到他的話，我心裡想到的卻是半透膜。不知道是否因為曾經為心肺交換和腎臟諸多細節苦惱許久，導致我即使脫離高中時期仍時時掛念許多生物概念，特別是半透膜，我總是驚異於身體宛如微小工廠，擁有不同機器來運作整個身體的機能，而半透膜對我來說，就像是工廠外的門禁。甚至我一度認為，它其實是壞脾氣的衛兵，才會「看心情」放人通過，如果被衛兵討厭，也許還有「賄賂」的可能，那就是透過特殊通道才可以進到身體裡的其他物質，例如葡萄糖。

我想記憶也是一個會被討厭的存在。說討厭也不準確，但估計就是像五月天的〈突然好想你〉所唱的「最怕回憶突然翻滾攪湧著，不平息」那種感覺。偶爾總是會希望自己可以忘記某些經歷過的事情，或是希望可以停止因為目睹、面對某些事情而自動回憶起一些可能慘痛的過去。至少，我自己就這麼希望。希望可以自主過濾想記得的事情，更不願放任它們輕鬆來去。

但我更欲試圖過濾的事物，還是死亡。無論是對死亡的恐懼，抑或死亡本身。

然而卻也是死亡，讓一切試圖都只是徒然。國中同學的離開，讓我想起所有想忘的、懷念的，那些都是我早以為自己忘記的種種。

我們談到最多的，還是國中三年班上輝煌的體育戰績，儘管我多數都是站在場邊的啦啦隊，而對方則常常是場上的一員。不過也許是因為同時擁有兩個不同的視角，那些褪色、塵封的記憶，才慢慢甦醒過來。

「我還記得我們班之前班籃差一點就能贏體育班，欸你那時候籃球真的超強。」

「喔沒有啦，還不都是靠振隆啦。」

「哈哈這麼一說就讓我想到了，每次敵隊都會拚盡全力防守他。」

說起男生組，也說起女生組，甚至說起每次運動會的大隊接力，還有每一次的趣味競賽。甚至是由於班導熱愛羽球，也順便帶著班上在班會課打起羽球友誼賽。

今年輸了，明年想要雪恥，雖然終究還是再度飲恨，但對我們班來說，成績不好沒關係、風評不好沒關係、班內偶爾有小團體勾心鬥角沒關係，在體育賽事上，我們永遠是齊心向外的十班。同屆所有人都知道，有個普通班的籃球實力足以與體育班抗衡。

那是如今想起，都還繽紛燦爛的日子。

「對了，他們說要一起送他一程，妳會去嗎？」

或許是因為，人在回憶時往往無可避免的摻雜現實，兩相映照下，才讓回憶顯得更美好。

即使不想談論送別，但也是因為面臨道別才有提起過去的餘地。

「應該沒辦法，我家忌諱很多。」

即使不想談論現實，但因為仍舊活著、仍舊被世界掌控著運轉，所以無法像談起回憶時那樣輕鬆談論實際的問題。

「那妳有什麼話需要我幫妳帶給他的嗎？」

「謝謝。」

縱使想多說什麼，但見不到的人就像無法通過半透膜的分子，咫尺若天涯，因為那是生死的陰陽兩隔。於是無論存活的我們說再多話語，那飄盪的思念也終究只會滯留於此，他看不見我們，我們也看不見他，更遑論聽見。

可我們終究會期盼他聽見，因為那是最後可以對話的機會。

「就這樣？」

「就這樣，謝啦。」

我知道人終究不可能成為半透膜，因為人擁有複雜的思考與情緒反應，而非擁有定律運作的生理器官。

但直到今天，我仍會期待自己可以多過濾一些想念，換得多一點遺忘。只因每逢九月，我總無法避免的會想起在某一年的此時，有人從我們的生命裡永久離席。且這份離散，只會永遠持續的擴散下去。